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三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十八陽

王

王韶

隋書列傳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

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夫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捉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惟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圖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練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伍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絲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領而隸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後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顯支度軍機無所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撫澤及趙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婁以復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接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勳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贊贊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登竭但神化精微非驚蹇所達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時昔昏忘人多羞致自寬以違身累恐以衰暮虧秦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後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臣正稱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場帝即位進贈司徒尚書令靈龜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

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克借號甚
懼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王文同

隋書列傳文同京兆穎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
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場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

忤旨出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
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大槓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
埋小槓令其人踏心於木槓上縛四支於小槓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
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
齋戒素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
皆覆面於地而誦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
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
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駭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造
吳善意馳錄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群人剖其積蓄其肉而散之斯須咸
盡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
濟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文同等運屬欽明時無祭黜未聞道
德實懷殘忍賊人飢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三十六

二

反政或身嬰罪或憂患願隔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復來
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王辯

隋書列傳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尚敦富魏世出
乘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備既有大

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
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
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
尋遷武貴郎將及山東盜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
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討賊何足
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賊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
達自流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闈而馳召
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
賊帥斛律德孫宣雅時李康實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
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為群賊所憚及崔諫寇徐豫辯
進頻擊走之諫尋與李密屯浹洛口舍辯與王世克討密阻洛水相持經
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悉諸營已有潰者米勝將入城

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為寇使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
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待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陸馬翻時身被
重甲敗兵前後相踏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馬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
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米穀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揚玄感頰戰
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直
郎將突厥始單之聞廝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主輒出當其鋒
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墜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克退萬
善之力也其後頰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
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
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魏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
力寧候經綸之會舉附驥翼世有之矣國通漢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
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
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
於此也供罪欲加之罪非其咎置王辯頰身軀敵志官勤王陳校稿素於
表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蓋才傑傑沈光等
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王頌

隋書列傳頌字景方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
太尉頌少倣倣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

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關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
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木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
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
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款上為之改容及大
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聞
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投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
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未破陳
國滅其社稷離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乎月之邪請
於其丘壘劉柳焚骨亦可中孝心矣頌頓頰陳謝頌盡流血答之曰其為
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
請共鑿鍾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遺像並不答其本皆出
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
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
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十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悲壯本心

狗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愛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年官時年五十二弟頊見文學傳

王頊

諸凡八開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頊所責怒於是

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

者勤學軍載遂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縱又善談論年二

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疑決多頊所為而頊性識既明精力不

依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

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存今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

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頊與相論難詞表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

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後漢王諒府諮議參

軍王基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皆有異志頊遂除勸諒

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頊之計也頊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

楊素至蒿澤將戰頊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

敗頊將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先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堅子名也吾死之後汝

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崖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

所擒楊素求頊屍得之斬首棄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

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王世積

隋書列傳世積開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

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

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從韋孝寬擊

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拜進封宜陽郡公高祖美其才能甚善

之嘗密謂頊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頊深拒其言未幾

搜斬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新水趣九江與陳將執瑱戰於戰口大

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瑱畧取

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而遁始瑿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

徐瑋廬陵太守蕭廉房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顯齊

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堆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

位柱國荆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元

任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州馳勞之及還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三十八

四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
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既
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
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
諧有罪更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
令狐熙熙久不之禮世積因傲幸上愛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
人答曰公當為國王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
積曰河兩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
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昊右衛大將軍元冑左
僕射高穎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元冑等先官拜孝
諧為上大將軍

王樹

隋書劉方傳王樹不知何許人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
每以行兵總管屯兵江北禦陳數有戰功為陳人所憚其從攻

討皆有殊績官至
柱國白水郡公

王令言

隋書藝術傳王令言隋之樂人也妙達音律大業末場帝
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雙雙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
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獻款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幸必不
反乎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
反宮者君也所以知之幸被執於江都

王伽

隋書列傳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
後被州使送流內李泰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

伽送伽行次滎陽乘其車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
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役卒豈獨不媿於心哉泰等辭謝伽曰汝等
雖犯憲法枷鎖亦大半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達期不
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俸獲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
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
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
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秉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
至誠明知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遵善法以海內亂離億萬窮民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柔許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流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性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仰深識朕意誠心直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言盡王伽之傳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惟伽為雅令政有能名

王脊

隋書王脊傳脊尤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脊俱為博士場帝即位授秘書郎

官

王胄

隋書列傳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都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

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場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醜因為五言詩詔胄和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嶠函實與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秦漢大君苞二代是居盛兩都招推正東指天知乃西驅展

永樂大典卷八百三十八

六

於齊王軌武進揮金吾十門駐軍四達儀車徒是節恭之暮神阜華實數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醜小人荷銘鑄何由吞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貴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度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為自恃才大鸞對於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潛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徑却尚書楊玄感虞綽與玄感遊其弟及玄感俱與虞綽俱從造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株時下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仁恭

隋書列傳仁恭字元寬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

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連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而不問場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

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奴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遣信都太守汲郡吏民和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賊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軍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勤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勤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勤。帝大悅。賜錢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餓。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振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

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奴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百官。轉攻傍郡。

王貞

隋書列傳貞字孝進。梁都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

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像髦彥。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派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仗。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園。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冰歌。舉桂倚詞。眷言高遊。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關中務背。淮之宿徒。聞其語。趨燕之春。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來。儀。聖泉。海。詞。章。苑。國。樓。逐。街。必。懷。賈。述。邛。徕。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任意側望起于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到此虛心無
信投石之談空蒸鑿坏之遺書不盡言更熱詞費及貞至王以容禮待之
朝夕遣問安不入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質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
公且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
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實遜時移出門分路變
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
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
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郊野而逢塗人卽躬而失步鮮來反覆心灰遂
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磨鏡枉高車以載龍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菓種三
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駸騖而同
阜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
感但以積年沈痼道亡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
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忤甚真龍之降懸
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
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買馬二
及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水樂齋卷之八

王世充

新唐書列傳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疏支顏耨後徙新豐死
其妻與霸城人王紫爲庶妻顏耨子叔從之冒紫姓仕隋歷

懷汴二州刺史世充材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善兵法通龜策推步
以陰爲左翊衛遣御府真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爲幽州刺史大業
初爲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教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
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爲江都督治邊郡丞煬帝數幸世充善伺帝顏
色阿色順旨性機巧飾臺洛陰秦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
守兼知官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利易動乃陰結豪傑有紫微
者皆稅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粲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
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軍江都萬人頓擊
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
十年齊賊蓋諫將寇諸郡至時貽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歲兵
以示弱諫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
皆入保野無所掠諫衆悽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卽分兵圍之世充數戰
陽不利走壁諫益騎數日稍分其下南畧截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使
夷寇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殺虜十餘萬人場帝以世克有將帥累獲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會突厥圍帝屬門世克悉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喜事以進聲譽在軍道首珣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棄帝以為忠愈屬信之厥次賊格謀兵十餘萬屯豆子航太僕卿楊長臣殺謀世克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係數萬運帝自持酒為勞世克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跡進帝喜令開端薦者以庫貨為聘費不可校著計簿云殺別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沉舟亡去世克屏不奏李密通東都詔世克為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拜右翊衛將軍越彼賊十四年世克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屢其營世克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哀亡散得萬人屯舍嘉城長補不敢出會江都執逆群臣奉侗為帝以世克為吏部尚書封鄴國公守文化及擁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慮楚等謀以重官昇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若化亦疲來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即軍中拜密起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來告衆大悅世克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為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言激衆文都等聞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八

九

大懼侗欲以文都為御史大夫世克不許曰嘗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派鏡開矣何以共守文都賊焉潛與楚謀因世克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米馳告世克世克夜以兵襲合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四圍拒戰太陽門雖賊世克人之無逸以單騎遁以楚殺之時紫微宮尚閉世克扣門給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克殺之世克悉遺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殺臣急為此非敢它侗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舍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元世憚為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為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逆屯金墉劫兵良馬多死世克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帝人謂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忒世克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克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為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克心不設望世克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審陣未成仗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後偃師初密得世

克先世傳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囚之至是皆拜世克兵次洛口密表文所
 元真司馬鄭度表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逃奔於是世
 克自為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綵緘綬以尚書省為府置官屬乃設三轉
 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眾推鋒陷陣者其一能治
 克抑不中者錄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按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
 世克素詭妄不能離其語士大夫遂或初殺文都欲詭眾取信乃請事個
 母劉太后為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
 何異乎後食個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濟衛宮城武德
 二年矯個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龍頭雲罕舞八佾設宮將出入警蹕衛士
 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克
 曰隋楊姓也於文子一為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稱世
 德克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問為天子也世克
 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為誅議大夫又舉取飛鳥書符命於常繫為
 頭縱之有彈指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詔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
 克以感隋大臣有素望每未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賜個曰天命不常今斯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王功德甚盛請攝讓用克舜故事個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克
 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克帝為臣子朕何賴達等流涕世
 克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安則後子明辟四月矯個策禪
 位幽個於含涼殿個三謀達諸將以兵清宮世克集戎服法駕導鼓吹入
 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東上閣更哀薨即正殿階位建元開明國號鄭
 乃封元世衛為秦王世傳楚王世悼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為
 皇太子玄怒為漢王世克每聽朝決政誨諭言語諄復百端以示勸為百
 司奏事者聽受為疾出輕騎無警蹕游歷備肆行者但止立徐謂百姓曰
 政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克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
 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
 置坐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克訴東朝堂延諫者錄是章績填委觀者不暇
 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
 克復立個不克夷三岐六月賜殺個以絕眾望世克率眾東徇地至清以
 兵臨黎陽時黎陽為實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克殺州以報其役二年下
 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闕守將羅士信王盧達稍歸國世克顧下多貧
 已乃岐誅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大皆坐父子兄弟夫婦相告

先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殊樵救出入皆為限公私不聊去違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為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既而囚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也保多下敗世克於慈潤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克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取西顧熊救二州在度內不取郭鄰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嶠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運不復東鄰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意是以來公若降當貴可保必拒我勉之無多言世克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遣拔鞞棘甸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定始實建德與世克陳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陳赴後意世克遣先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二月青城宮守將以宮降王遣保之世克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即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克排殲兵殊死鬪自辰及丁乃潰俘斬八十人王傳城墮而守之世克獲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膠取浮土糝米屑為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頤耳為浮

水樂齋卷之三

屠世克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并獲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人言狀世克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答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夫陳兵入城發府庫資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緩逆在弘丹造弩多傷士前鋒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潘張重仁朱紫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克帥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克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殺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羽林將軍獨孤脩德所殺初脩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克既篡謀歸唐為所害者也高祖免脩德官于玄應死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克墓凡三年滅董衝音釋脫

世克之弟世武也割上妙切世武以財賄上以子下與之切世武在四州

王通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任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先玄謀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

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原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先帝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與衆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尉氏銅川令彥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道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切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閻明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道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任道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顧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矣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夫在僕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十二

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道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道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先於今之世矣弼言蘇威好蓄古器道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道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先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鳥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道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辭叔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道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七綵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送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道曰如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誘道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其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道曰不可瓊曰然則莫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況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文或曰簡通曰莊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叔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顏如也通嘗曰封禪非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衰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教之國其刑必平重欲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得非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誇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又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疑績評曰此皆道之家及中說云爾玄僕任來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勗勗勗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其績馬績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績之則替也莫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遠國之徒記之詳矣莫待於績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叔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休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八

十三

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其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素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勅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點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倚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辛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道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夫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莫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

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度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荀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荀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符而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薛譚論志情欲以之嚴齊戒施政刑至於百姓塗炭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談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翔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能改齊戒錄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假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元一德志王通字仲淹龍門人也。隋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

水樂齋卷之八

高

銅川府君墓之通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仁壽三年文中子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排霸畧不用而紳楊素勸之任文中子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任大業元年又傲不王乃讀詩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龍門人自達而至趙郡李靖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等咸稱師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隋李文中子之數與於河汾雍雍如也。及江都難作文中子有疾居門人謂曰吾事頗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此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云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以文中子。河中縣志文中子王通按家譜河汾人今縣南三十里有通化村某賢里縣北五十里龍門山頂有石洞尚存蓋文中子避隋亂所居之地也。司台宋聖文集文中子得道利治之火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蓋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靡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得聖恢之柄授必有能巨擘之積濟亦厥職于惟善。

守賦而不私亮輔於我實為貞休之朋皮日休文集文中子碑天不能言
除陳子氏氏不可繼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為堯舜性與命乘
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霽乎萬
世非剛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乎故孟子疊理孔聖而贊其道復于
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
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剛詩書定禮
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
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且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
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蓋子之門人對峙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
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哉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
亞况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乎不及觀吾唐受命而後苟唐得而用之貞
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曰皮日休者先生
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隱在所因為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述六藝騰英道符真
宰用夫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積差有明哲按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
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未得與高僧中文景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

存乎聖人之道文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
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反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
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仲尼後百餘年而有蓋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于仲尼
者也蓋軻氏道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氏而揚子雲繼之荀與揚贊于仲尼者
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
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于分北大振其
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使肖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
侯所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書曰天下有道聖
人歲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迨一無迹庸非歲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
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夫而未則仲尼又為六經備
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希矣魏三
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大耗或曰仲尼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
王之道臚臚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予我以下有治仲尼
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因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為積經廣教化於後
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子之於仲尼猶日而

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
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而教禍於秦弟子之
行其教而仕不過為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將相其教也播及
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
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研云六經後方治道
不精大倫處方推諸與行文中作方顏波澄清六經績考天下化成孔子
如日方文中兩明編萬世考莫之與京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
績集知王氏果有積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
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
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死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既房
杜溫魏王勃皆不言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
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字
相又傳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積孔子
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
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私
子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績詩曰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六

四名五志績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昔宋齊梁陳亡其五以禍其國而
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華者治通能隋
高祖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
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
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
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
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誘通曰無辯問
止怨曰不事通者稱無教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諸
而怒者說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說佞遠矣夫業末卒
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凡于仲雅說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
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廷逸法宋咸以文中子為模論語句述仲
左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說凡二十二事
共十卷 王福時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叔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
曰疑亡先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无所聞也淹曰昔人咸
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當考買大義家門本派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蓋求之家仲父曰叔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盡絕磨滅未能詮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孔子奉之无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十篇鄭內翰鄭漢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操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衛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開唐高祖與將應義舉郡通守竟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克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楊素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頰頰曰孔子詳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八

七

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紫陽宗旨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右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語略王文中中說與揚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又及於王通朱成過文中子或曰皮日休陸龜蒙以文名唐世於道也又得為之未至耶然且尊乎通矣曰以文而名唐世徒蓋繁然蹈道之切至薄乎尊者惟退之一人而已子厚乃其亞如皮陸於韓之門幾何昇堂而未入於室也故皮嘗有書請以退之配享焉是皮乃學韓而未至者且退之柳子厚之文行于世亦可詳而觀當時如孟東野張籍輩善一詩則或為書為歌於當塗之門壘壘而稱之然未嘗聞言垂字以揚乎通何則蓋退之子厚能知道有莫大之過焉以韓柳不揚而皮陸尊之益明夫皮也陸也乃孫漢公王翰林類馬則通之罪又是皮陸可得而知耶宜乎其尊之朱子語精錄張敬然曾試問先生問曰今成出何論題張曰論題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曰他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处故程先生言他雖則理會成書其間或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及仁清曰願聞先生之見先生曰文中子他當時要

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
 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更學兩漢。
 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他這意思。又文中子其間有見
 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也。今也難分別。但不合得出來。做人有許
 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它有許多。但是莊點出來。又其間論
 文史。却及時事。世變難好。今世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徐問文中
 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
 得。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
 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
 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是畏人者。或七制之
 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明之。此必因其積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
 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做而作之。如以董常
 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弟子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
 制之君。為他之先輩。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
 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
 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連連如此。唐

永樂大典卷八百三十八

六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是已久矣。伊川謂文中
 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
 者。以為重耳。為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
 為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
 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
 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
 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
 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言。蓋西漢文章。雖麗亦勁。今書序只是
 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語。并武王伐紂處。言辭不典。不知是其
 底齊東野人之語也。又文中子。看其書。或某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
 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
 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
 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己。張本做雜霸。磁基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
 義。詞語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讀。議誠。誅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杜
 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都不識。如云。是董公
 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能錯是箇甚麼。又

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熟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有非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之類并其他好處甚多只是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處等說可見揚云過法言先生云犬過之朱子語類問文中子如何田梁極識世變亦有好處但大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絕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梁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梁識見不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頭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其餘所記皆家世事考之傳記無一合者山堂考索仲舒本領純正文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黃立之又問文中子先生曰其書多為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世變因革說得極好黃氏日抄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

書而粗識其用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於明德新民之學不可謂無志然未嘗深探其本盡力於實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謂聖所以聖賢所以賢與所以脩身治人及天下國家者舉不越此一見隋文陳十二策不招而往不問而告輕其道以求售不遇而歸亦未為晚若反之於身求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得其至善而止之則待君行道安知不達古人或不得已而筆於書亦必有以於經言聞後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切取近似依做六經牽挽而擅躋之傲然自謂足以承十聖而詔百王而不知初不足供兒童之一戲又以是自納於吳楚借王之誅終不能無恨於此若荀卿雜於中商子雲本於黃老著書姑托空文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龔鼎臣東原錄王氏續經說謂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侔也王氏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為湯武及不遇而歸復據捨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依做六經次第編輯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聖人未嘗絕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

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至通績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曠然大觀混精粗誠偽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劑量其間也。曾氏詳錄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文學者。皆當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元後數年間。文明繼理。而王氏六籍廢而不行。元和初中。山劉禹錫常撰宣州觀察王贊神道碑。盛稱文中子。王通能治。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儒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吳真常談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夫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為之辯也。楊龜山語錄。隋文方獎用。姦邪廢。鳩立庶。父子相魚肉。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裁於時。求進乎其不用也。宜哉。程氏遺書。文中子事迹。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為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采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續其第九。文中子。二子曰福時。福祚。福時仕唐。為雍州參軍。勃及福時之子也。勃教人。福時生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勳勳。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六

二十

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勳勳時號王氏三珠樹。史子朴語王通之中說。十篇學者尊高之。以為孟子之徒。或曰。聖人也。予嘗考其書。求其所以為孟子與聖人者。蓋未得之也。豈以通就割論語。遂以為聖人耶。盜者之得儒衣冠而服之。即謂之儒者。可乎。莊周列禦寇墨翟鬼谷管子之徒。學者所不道。然其說乃各出乎己。亦不相為割通之。甚怪者。不惟割其說。至并孔子之迹。而割之。孔子有顏回。最賢而早死。通亦有董常。為最賢而早死。孔子有荷蓀丈人。晨門者。通亦有北山丈人。河上丈人。孔子先耦耕者。使子路問津焉。耕者曰。執與者為誰。曰。為孔丘。通亦有牧豕者。薛收問途焉。牧者曰。從誰與。曰。從王先生。孔子之病。謂子貢曰。吾喜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寢疾七日而沒。通之病。亦謂薛收曰。吾夢顏回來召我。亦寢疾七日而終。如此類。孔子者甚多。不為甚怪者。與聖賢之迹。偶相符者。不過一二。而通動輒類孔子。此非通之妄。則福時輩必欲使通似孔子。故偽增託云耳。其最妄而甚明者。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才八九歲。固未有門人。而其說乃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後琴而鼓蕩之。什門人皆害。德闢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其說有問禮於闢子明。是二者其為妄。決不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疑矣。繇是而及於它，則其甚怪者，蓋亦類此。或曰：然則通書可廢乎？曰：不然。馬牛卜相之書，今有傳者，況通乎？吾特惡其為孟子與聖人疾夫世之不知言者也。通之解經析義，往往有勝處，其文則佳，蓋亦然者也。李翱謂如太公家教者，近之矣。曰：續經如何？曰：譜易元經禮論樂論後世不可必其是非者，又孰樂焉？乃以兩漢制詔續堯舜禹湯周公之書，可乎？兩漢容其近雅，乃以晉宋梁陳之詩章，以續商周之雅頌，又可乎？然通之說，元經曰：和錫之後，君子并心一氣以待也。故假之歲時，太康之始，帝制可作而不先振，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故元經始於惠帝，其說春秋亦然。繇孔子去平王二百餘年，孔子何待耶？然其說抑有原矣。董生不曰天心之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覆敗，乃至此出董生矣。則不惟吾孔子被割至割於董生，九世之為割者，若而後為耳。則通者，其不為若者與？容齋續筆史子曰：荀揚王韓，其一時之大儒歟？或曰：然則有疵乎？曰：有。請問疵，曰：荀卿駁揚雄，拘王通，僂韓愈，淺賢良，進策言仁義，禮樂必歸於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義禮樂，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過也。仁義禮樂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為。三才未嘗絕於天下，則仁義禮樂何

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古之聖人由之而短，後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與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與天下共由之。是則有左矣。然而仁義禮樂未嘗亡也。儒者之術道，至秦漢以下則闕為其意，以為唐虞三代之聖人能自為之，歟？善哉！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精經而知之。孔子之為書也，至秦誓為詩也，繫魯為春秋也。因魯以存義道之所在，仁義禮樂之所行，不專於一人也。不私於一姓也。豈斷是經而遂已乎？作之於前，當時蒙其治，述之於後，萬世垂其道。作者不廢，則述者不息矣。後世之儒者，以為六經孔氏之私書而已。仁義禮樂，唐虞三代之所獨有，而已訓釋之，參究之，竭其終身之力，於此而不能至也。何暇及於當時之治亂乎？稽之於古，恍焉其若存。凜乎其若遠。浩浩然言之而弗離，驗之於今，憑然而不能知。逸乎其不可繼，而為也。豈其徇其名而執其迹乎？世主必曰：儒者不足用，以為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則其始矣。故獨治唐虞三代之遺文，以折當世舉當世之不合也。固矣。舉當世而不合，又將以遺復世。然則復世其何為也？將遂有盡復之於數千載之上，使無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順三代之理，因當世之宜，舉而措

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獨得於孔子之意也。夫通既退不用矣。於是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正禮樂。其能以聖人之心。處後世之變者乎。其見仁義禮樂之未嘗不行於天下者乎。其言曰。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人則孝。出則悌。多識治亂之情。淵乎哉。其明於道者之言乎。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後世之自絕於唐虞三代也。是未有能以道觀之者也。詩有四名。五志。書有天子之四範。大臣之七業。其所去取者。不可得而見矣。推是以觀後世。庸有不可為者乎。達制命者得變化之心。達志事者得仁義之幾。上下之言通而天治矣。善哉。聖人復起必從之矣。舉三代而不道。兩漢道上古而不恕。方來仁義禮樂繩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無不可矣。雖然。以續經而病王氏者。舉後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群書足用。事對。易。詩。書。禮。樂。春秋。三傳。五經。六經。七經。八經。九經。十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十五經。十六經。十七經。十八經。十九經。二十經。二十一經。二十二經。二十三經。二十四經。二十五經。二十六經。二十七經。二十八經。二十九經。三十經。三十一經。三十二經。三十三經。三十四經。三十五經。三十六經。三十七經。三十八經。三十九經。四十經。四十一經。四十二經。四十三經。四十四經。四十五經。四十六經。四十七經。四十八經。四十九經。五十經。五十一經。五十二經。五十三經。五十四經。五十五經。五十六經。五十七經。五十八經。五十九經。六十經。六十一經。六十二經。六十三經。六十四經。六十五經。六十六經。六十七經。六十八經。六十九經。七十經。七十一經。七十二經。七十三經。七十四經。七十五經。七十六經。七十七經。七十八經。七十九經。八十經。八十一經。八十二經。八十三經。八十四經。八十五經。八十六經。八十七經。八十八經。八十九經。九十經。九十一經。九十二經。九十三經。九十四經。九十五經。九十六經。九十七經。九十八經。九十九經。一百經。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三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又焉取乎。早成邪。子曰。吾於天下無去無就。惟道之從。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求。與物而去。孟子荀卿其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未降。及正觀開元。其傳者雜。其繼者淺。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倪璋曰。夫子杖一德。束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之。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開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興。問禮於闕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禮樂。子曰。吾於禮樂正夫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責乎。子居家不替拾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禮樂乎。其相為教學。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末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證。其事以蒼生為心乎。隋李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其言證。其事以蒼生為心乎。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語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而化。不殺之嚴矣。急勤言證。見子著書。子謂董常曰。吾

欲脩元經。稽諸史論不足證也。得皇極議。議為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證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詩。按諸載錄不足證也。吾得政大論焉。子曰天下無實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與乎。王通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論而不敢議。子思大業元年居。又不幸。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董常。姚義。杜濬。李靖。程元。實感。薛格。賈瓊。房玄齡。魏謩。溫大雅。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獻策。董常曰。子之十二策。莫不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快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北文。子謂見隋祖。一見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也。魏相云。文中子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焉。世不仕。家傳七世。奉而位不達。董常不願仕也。見通類。董常曰。夫子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文中子曰。余服先

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王通曰。子在絳。程元因薛收而求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造彝倫。一正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在左。矣。魏謩問薛收曰。明王不作。而夫子生。是三才几暗。屬布衣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魏謩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澄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子居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如有執。既終門。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世奉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以廣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政房。街諸公。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正觀治平之盛。今已三百年矣。司空周文。子作比擬。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文中子及說。蓋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政王氏續經。抑而不採。入序體題。其人亞聖。聖人九十九。其賦偶。亦述于北。賦。與。日。情。其。樂。詩。書。之。名。明。仁。在。道。德。之。子。三十九。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時既我為文五年六藝伊年其為賦隔且吾族莫如叔所起振文之佳詩
世表其類姓中傷五帝之制 獨江綱體字哲人至人 情經清通 夫賢

行 趙時韶詩一脈斯

文繁大儒干戈滿地獨詩書南風有操無人識身在汾亭心在處劉後村
詩 當時三晉地已有聖人生不曉河汾氏為隋策太平

王順 真仙通鑑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奉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王賈 真仙通鑑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母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
紀之術服朱草靈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

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歷等書

王叔明 真仙通鑑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
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

仙去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五

王梵志 桂苑叢說梵志衛州黎陽人也去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
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瘰大如斗經三年其瘰

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讀
問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

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其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王薄 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張全稱高士連資建德等兵
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於

民夫運木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夫失時穀價踴貴於
是始相聚為盜鄆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郡自稱知世郎

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
歸之平原原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羣盜多匿其中

王德仁 通鑑綱目大業十年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擁衆數萬

王須拔 通鑑綱目大業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上谷
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八

萬北連突厥
南寇燕趙

王愛仁

通鑑綱目大業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
越王侗留守。叔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

二十五

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高洪

學士 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 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 臣吳邦方

圖點監生 臣馬宗夢

臣扈進第